PLEASE DO NOT REMOVE
CARDS OR SLIPS FROM THIS POCKET

UNIVERSITY OF TORONTO LIBRARY

BL
1843
T582
v.6-7

Tojo, Kindai
Sentetsu sodan kohen

East Asia

先哲叢談後編

自巻六 至七

LIBRARY
OCT 2 3 1973
UNIVERSITY OF TORONTO

BL
1843
T582
v.6-7

先哲叢談後編巻之六

信濃　東條耕子藏著

劉龍門

名維翰字文翼號龍門山人通稱三右衛門宮瀬氏紀州人

龍門之系出自後漢獻帝孫志賀穴太村主。應神天皇二十年乙酉率其黨類東渡歸化於我。朝廷憐其流離姑念貴冑封之近江石鹿郡。二十餘世失封子孫播遷諸州。後數十年。居伊豆宮瀬者。以地爲氏焉。曾祖宗仙以醫始仕于紀侯。遂移于紀。祖宗成。父

宗確襲繼先職世禄三百石宗確娶巖橋氏生二子伯乃龍門叔維持字文幹至龍門時有故除籍隱居于州之龍門山讀書力學有年於此後聞物徂徠之業而慕其風來江戸旹寛保元年辛酉夏四月也
龍門負笈來於江戸驛舎遭盜喪資銀乞食入關寓湯嶋管廟祠官某家一年餘而僑居湯嶋切通街教授生徒嘗委贄服南郭入芙蓉社門下之士鵜士寧高翼之輩妬忌其能惡聲數臻於是乎怏怏失望引去退修六經不敢交世無幾名聲大起門人益進諸侯雖有聘之者皆辭而不起當時稱文章家者推服南

郭餘熊耳。龍門之名亞之云。
龍門修李王之業。其旨與之同。而馳騁驟歩。別占一格。
與當時諸家異之趣向。諸家極力鍛錬。潛思字句。將
造請其精微矣。龍門乃不然。爲詩若古文辭。隨題命
意。遇境遣辭。意在筆先。下筆成文。志之所至。辭必至
焉。操舍如意。縱橫自若。未始焦神極慮。嘗謂諸子皆
矻々。我獨由々焉。蓋不有天縱之才。而勤敲推。何能
至于若斯乎。
龍門其業未盛時。窮迫殊甚。傭書給食。嘗賦哀王孫一
篇。寓意自譬。其詩曰。對酒饞忘憂。醉臥胡姬樓。腰挾

蒯緱之長鋏身被鷫鸘之弊裘傍有美髯少年子撫
枕喚起請交遊願勸一盃結然諾起坐不辭共獻酬
少年殷勤問名姓相君貌得非名流欲對呻吟不能
言長跪數謝不堪論請君劍舞我擊節賤子開口緩
憤魂憶昔東漢紀綱頽董賊跋扈崩風雷枉害善良
鋤雄俊克復難施股肱才劫主遷都逾僭侈弄權殺
人如獲薙麥立萬乗勢回天剪屠龍種無子遺赫々
兩漢帝王州城闕爲墟頽宗祀密謀斃賊纔解顔耶
識蕭墻姦雄起振盪四海據要津神威遂歸傳國璽
王孫狼狽泣路衢海内無所投微軀踽踽泛槎海東

國海東之國日本都日本天子聖明主仁政養老且撫孤顧眄帝孫恤播蕩禮遇更與諸臣殊詔賜琶湖石鹿郡紫綬新綰金虎符何計異域祭宗社東方世變空為古石鹿冑裔亦流離於今為鹿竄草莽龍顏隆準赤帝孫城市餬口混屠販妻孥數嗟甑生塵世人謾指嘲貧窶感念祖宗獨哀號為遣悲憤賒濁醪君不見漢祖斬蛇三尺劍千歲威靈口嗷々帝王之孫徽何在向人難說卯金刀

龍門講經之暇好音樂常吹簫頗究其技蓋我邦中古以降所傳古樂者皆隋唐兩部鼓吹而拾取六季之

遺毀。雜以夷蠻歌曲。爲斯制度。補其所不足。以爲李唐一代之遺音。龍門能研尋其說。時　東叡王亦好音樂。使人招之。自是而後。龍門屢詣王府。嘗與伶官數人。奏曲於王前。湊合均以佾舞。其屈伸俯仰。綴兆舒疾。盡中節奏。再始復亂。著徃飭歸。奮疾而不拔。極幽而不隱。滿坐之人。大嘆其技入於妙。伶人東儀將曹稱曰。所謂作於翕如。從於純如。成於皦如者。

太宰春臺與龍門在當時。皆好音律。　東叡王又聞春臺妙於其技。屢使人召之。春臺辭曰。余儒生也。若以儒術被徵。則不俟駕而行。今以吾之私嗜末技。與王

門伶人為伍乃非吾所欲也遂不行龍門非斥其言云吾素不以好音而妨於道義矣

龍門慕蘐園修辭之業入於芙蕖社服南郭甚愛其才遇之尤優後以同門之士妬忌之遂信其讒間厭薄之龍門亦知其意與之絶其始末詳於龍門與餘熊耳書中今載於此其書曰子綽足下昔蔫吾於赤羽吾常謂之知遇然南方草鄙之人於世無所比焉尚未賓於左右拔之寢潤中卓爾不拘衆口不知何從便得之前年島子行為吾緩頰說之猶未悉其意足下為吾詣赤羽旁午以議乃謂宇子迪者倸翁之弟

子。赤羽所親。使子迪請之則可也。而欲令吾交驩子迪。事始末具與島子行書。知足下未讀之。嚮者諸君宴崇古樓。吾亦與焉。至則足下子迪在焉。足下使吾獻觴於子迪。既而醻吾。笑談歡甚。足下喜可知也。吾有事而出。足下招吾。縦曳折節子迪。當時以辱厚誼不敢言而諾之。且聞君修諭子迪以納吾。此猶臨井而求火。豈不得已。故略爲足下陳鄙衷耳。吾好書旁喜歌詩。常以不得海内名家匡不逮爲憂。慨然裹糧入関。嘗欲抵美仲宅。逢於子迪。即以欲謁赤羽告之美仲曰。恐衆女妬蛾眉。至今常謂之知言。子迪曰爾

從赤羽何能爲豈若從余而學哉吾笑曰吾雖僻處
南方燥髮所聞知有赤羽豈聞天壤中乃有了迪歟
祉而事子輩何必去父母之邦退以爲余也凡庸何
尤此人不以挾意焉旣而詣赤羽從諸君後神意不
接問業無端退而懼耳翻然悟曰汎濫之器焉望洪
流之量哉然聖門有矜不能之教豈終不屑耶鷄士
寧責讓余曰聞爾醜詆社中曰無人爾守口如瓶不
然爾無與焉對曰吾出都數日未知時彦爲誰安論
其有無然士寧先進也敢不從規吾雖不發言之頗
怪其意自是從諸君後唯通寒暑耳乃雖齋所業欲

發口無由。終不敢進也。島子行詰曰。爾何故不與社
盟。吾陳其本末。告之。子行。往說之赤羽。對曰。余何拒
焉。盡與士寧謀之。於是足下携士寧仲英子行飲吾
卿令諸子。媾於吾也。既而更裘褐者十。於是諸子無
敢衷言。又邀不念於吾。吾遂絶跡於赤羽。吾實惑焉。
子行復謂。聞諸社友之言。子迪邈曰。文翼者上國人。
其行必浮華。寧無咫尺夫子之業。歸而誇其鄉耶。不
然則以是釣名。徒以哺啜也。上國人其性、率浮華。豈
無傚于士新兄弟師。倈翁。翁死而遂倍之耶。吾笑曰。
何距吾之深也。寧以一士新。槩乎上國。億兆之人非

妬則愚也。若以上國人槩爲浮華。則赤羽亦非上國
之人耶。卽以教授受束脩爲詬。則寒士何以計哺啜。
則赤羽亦非教授之人耶。夫丈夫之在世。苟有所見。
何以順爲正。從妾婦之道。趦趄詭佞。委曲從俗。拾人
餘唾。而饕乎富貴乎。彼所謂豪傑之士也。不擯則可
以己爲權衡。懸之衆而索同己者。君子不爲也。是旣
報子行之語。故不敢贅之。今也赤羽旣逝矣。乃俯眉
彼人。傚白面少年。仰鄕先生之鼻息者。吾心不安。雖
足下有命。吾不敢奉之。戾高誼甚。忸怩不知所言。爲
未減而幸也。近者松君修過吾廬。賒濁醪。炙枯魚。揚

抗文藝。詮次作者之徵。談及此事。語曰讀韓客酬應之詩。乃知有文翼也。後高子式謂余曰。子未讀劉文翼詩耶。聞令門人誦其龍門集者。近體間有瑕適。要不失寸玉。至五七言古體。各有妙境。翩々乎當世之才子也。於是讀之。即益熟文翼竊怪以文翼之才。何不遇亦羽。豈其有故也。後過赤羽問之。乃對曰。余始識文翼於海雲寮社。談笑命杯勺。登之社。會久無所聞知。後有計令文翼尋社盟者。謀之社友。皆曰浮華也。故不許。云君修曰。文人無行。自古稱之。若以浮華律之。古今之士。何據措手足。護園之社。如東壁子和

輩。安免浮華之譏。言行相顧。進退守禮者。舉一世無幾焉。夫世之文士。惑溺娼妓。失其職業。遺才存色。殞軀衽席。鑚究隙踰東家牆。而摟其處子者有之。或沈湎荒腆不顧檢操。宴會失儀。街衢之中令人肩臂。跌盞號呶。張拳挺鈹。瞋目罵人。醜態發露。爲傍觀者所姍笑。妻孥所羞惡者有之。或博奕輸屈。賭身貨物。無贖得反。或好負逋責。以縱其欲者有之。或浮華流說。汙世釣名重猾者有之。余未聞文翼有此行者。何目文翼以浮華哉。是必有前煬竈於赤羽者。赤羽若能熟文翼。便何至於此。松山世子以英傑之資。握沐下

士。高子式薦余曰。文翼之詩。若姣姫臨檻春花爛熳。
世子延吾於清燕。國士遇吾。每呈一詩未嘗不稱善。
也。君修從旁讃之。世子宴肥後侯。赤羽父子陪焉。世
子問余事。答以才子。後毎謁世子。問吾無恙否。而謂
欲見君。赤羽居則曰不知吾也。即稱吾爲才子。亦可
怪矣。何不對以浮華也。且足下與子行亟請而弗許。
一朝受世子之問。輒欲見吾。益可怪矣。寧謟參政之
世子耶。名家恐無求權貴。吾甚惑焉。近。源子澤問吾
仲英。仲英曰。吾大人平生。惡會韓客而鬻名者。排文
翼豈有他哉。夫吾會韓客。去赤羽幾年。是知其所窮。

蓋近適辭焉寧以此爲罪蘐社之輩多會韓客者赤
羽何不排而絶也抑於吾事何前後之相矛盾也松
山世子跋拙稿曰文翼溫潤謙讓有德君子者近之
子還每見余問文翼且欲見之子還非不知文翼則
社中二三子猜忌文翼擅名而擯焉即徵諸世子不
見疑質諸君修不見識子式輗之足下推之古人欲
知已者有一今既若此何苦乃與子迪輩周旋辱足
下眷命而不獲從教慚懼不知所言故作此書攄管
踟躕者久之雖然藏中心而不言之則恐終身不得
鄙悃於足下略述固陋以曉左右莫厭覼縷幸甚

唯戻高誼之罪。何以免焉。

龍門以明和八年辛卯正月四日歿。享歲五十三。葬於高田原玄國寺。所著有古文孝經國字解。東搓餘談。鴻臚傾蓋集。壎篪集。金蘭集。李王七律詩解。劉氏無盡藏。龍門山人文集等。

龍門至晩年。交遊遍海内。推其經義者。與太宰春臺宇灊水同。推其文章者。不減服南郭餘熊耳。松崎觀海稱以才學無雙龍門及易簀遺言曰。天下知我者。莫若君修吾死必求君修銘墓石。乃從其意。君修銘曰。使斯人生正德以前。必上玉堂而躡金馬。使斯人及

物子之世必不立當時諸公之下富貴在天終身轗
軻憎茲多口罪豈在我不朽者文後世必有識者五
十九字間頗盡龍門之爲人足以槩其行趾矣

良華陰

名芸之字伯耕號華陰通稱平助良野氏自修爲
良讃岐人
華陰其先秦氏土佐長曾我部之支族土豪於讃州那
珂郡良野邑少時有俠氣遊于江戸學擊劍於長沼
不遠齋者遂以其技聞又好讀書受業於林鳌宇之
門學成來京師築講堂綾小路室街教授爲業其學

不專主性理。折衷漢唐宋明諸家。別爲一家。近世所謂折衷學者也。其業與宇明霞雁行。當時之人。呼曰宇三良平。宇三以明霞稱三平也。

華陰資性沈厚端默。深厭輕薄之氣習。不敢交當世之諸儒。其在江戸八年。於此讀書昌平學舍。無敢知其爲人者。特桂秘書彩巖。善知之。後彩巖薦之陳叡王。王甚敬待之。賜廩米。給其費。王甍後。之京師。勸修王又聞其名。聘之。遂以文學賓於王府云。

周秦古書。佚於彼土。全存我邦者。不爲不鮮。孔傳古文孝經。依太宰春臺校本。始顯于世。人皆所能知也。至

華陰鄭註今文孝經校本。知之者極希矣。實曆初。華陰得釋奝然遺本於南都。校定刋之。自是而後。鄭註始顯於世。其餘異本往々而出焉。至今鄭註疏釋頗多矣。其實以華陰所校爲之先鞭矣

華陰平生雖小事。熟思不苟。必循々有序。至其機得理到能爲人難爲矣。雖然嗜好之偏。又有異常者。嘗養一狗。名駒愛之尤厚。或惡其狗猛撻之。華陰斷然勇往。大怒罵其人。又執其人養狗撻之。毫無畏縮之色。朝暮聞群狗吠聲。持杖而立。

華陰雖以文學起家。不欲苟仕于侯家。其意以謂方今

諸侯不得見雄才遠思將有成之君常誦杜甫深山
催短景喬木易高風之句自譬
華陰在江戶時一諸侯聘之勸其仕官辭而不就嘗謂
侯曰今世爲官捷徑者三焉度支國用工於勾勘能
殖貨財最爲上策運筆端正能通俗體堪爲書吏爲
之中等騎法精練調肥閑馬兼獸醫或練習兵伍協
贊禮儀或善會計筭料衆寡點檢毫釐爲之下等況
吾濟左右詩書馳騁翰墨之圃以吻舌爲能博究爲
才是最不通于人情時勢之甚者海內能不溺儒服
者幾人耶依是觀之欲以文學皇張門戶者三等外

也。侯笑而止。

華陰以明和七年庚寅歲四月三日歿。享歲七十二（按或作六十九者非）私謚文惠。葬于洛東法華寺。所著有華陰良論。詩評集解。華陰文集等。

田邊晉齋

名希文字子郁號晉齋又號翠溪通稱喜右衛門

平安人仕于仙臺侯

晉齋之父希賢。世仕仙臺。爲京師邸監。娶齊藤氏。生晉齋於京。晉齋幼而好學。受業淺井重遠之門。確信程朱學。後以經義被稱於縉紳間。專唱山崎氏說。以此

授徒云。

晉齋教授平安七年。其名著聞於時。仙臺候喜其所為。召見賜月俸三十口。別為門戶。以為儒官。移居仙臺。在其職二十年。賞其勞加賜采地入三百石。禮遇甚渥。無何擢為世子傅。又加賜四百石。與先所加。併七百石。班至中太夫。其殊恩非常。不世之君臣之遭遇也。夫仙臺大藩。非無貴重之臣。又非少文學之臣。然未聞若晉齋出身而進者也。

晉齋幼而夙慧。聞鄉先生講孟子。人皆可為堯舜章。忻然有追慕之心。謂曰。皇夔伊周。若不可企及。其他未

有不可學而至者

晉齋感侯之知遇。以維持名教。匡救不逮。誘掖朝野。為己任。諫直忠告。無所隱嫌。侯亦能容之。嘗侯在江戸病厚。晉齋憂之。自稱浴温泉。詣鹽竈祠。危坐絶食七日。祈以身代侯。雖家人無知之者。蓋赤心之所凝至誠之不可揜乎。侯病愈焉。而緘口深秘。遂為士大夫。所稱譽矣。

晉齋嘗詣一友人家。夜深方出。見從僕立門。不堪寒勞曰。我適人許。亦自安飽。汝等特至於若此。素不恕之耳。自是以後。非公事未嘗夜行矣。

晋齋從仙臺侯。巡按封境。宿某邑。夢小兒數十輩來挽衣裾。覺而後聞其父老言。乃謂此邑習俗。生女不舉。恐其成長之後費資粧也。晋齋愍憐之。上疏告其狀於侯。即日下令。嚴禁其事。且亦有每人生女賜與米一石錢五百文之制。邑民至今受其惠。皆晋齋之所建議云。

晋齋以安永元年壬辰十二月十二日歿。時歲八十一。葬于府城南兩足山中。私諡曰守正先生。所著有伊達世臣傳。仙臺風土記。翠溪文集等。

南宮大湫

名岳字喬卿號大湫又號煙波釣叟通稱彌六信濃人

大湫之父勝字子克世仕于尾張上卿芊于竹腰氏勝歿時大湫九歳養育母氏族結城某無幾母氏亦歿時歳十三以多病不仕官從淡淵元氏學發有神童之稱

大湫本姓井上及其辭芊于祿官遊平安一貴紳改姓南宮無幾去徃伊勢桑名僑居授徒從遊甚衆三都之士莫不識名聲價著聞於一時

大湫學既淵茂立志以篤實忠誠自勗其教子弟也抑

浮華而先德行。自處也履實理而無虛動。居趾進退。好依禮義。不苟言笑。雖委巷人與之交而有信。近隣子弟爲之所化。人皆嘆嗟以爲眞君子。

大湫在桑名時。飲一豪富家。主人引招幻師以娛大湫。幻師將奏其技。逡巡不進。謝曰坐有異人。我技不成。而辭去。滿坐之人。畏敬大湫不凡。後又在洞津時。飲所親家。其幻師亦來。作技不成。私語家人曰。嚮一儒士在坐。我技不成。豈無彼異人在坐耶。不辭而去。有一人先歸者。須臾走反曰。歸途村口之橋橫架曲自不可度。衆皆以爲虛妄笑之。既而衆皆歸至於橋口

極信矣。大恐怖之。再至所親家。投宿待夜明而歸。時大湫猶在其坐。聞其怪異。笑曰。是必幻師。爲其技不成。眩惑公等。衆偕强大湫出。又至橋口。更無所視。大湫先進度橋。衆皆從之。大服其德量矣云。

大湫常以寛洪教人。不好以嚴厲格物。乃謂寛則能容衆。課其門人。不曾譴責。又遇奴婢。不少呵嘖。故雖遠鄙人。自知親愛主人。服事其勞。不與世買奴婢者同。一仕其家。自無怨人褒己之言。

大湫年四十。東遊江戸。僑居日本橋呉昌街。教授生徒。其名高於一時。自王侯貴人。至諸藩士庶。往來其塾

者。殆無虚日。毎月以二七日講説經史。請業者。大抵百有餘人。其來遅者。無所就席。不得侍講筵。必在厨下庭中。聽受聲咳耳。

大湫居吴昌街五年。其業盛。門前不常絶軒車籠駕。以其居不堪狹隘。卜築講堂於八町堀牛草橋畔。其樓朝望芙蓉峰。故扁之曰晴雪樓。晴雪樓名在當時。雖婦人小兒。莫不知者。傳播於朝野焉。

大湫善飲。盡斗。至歳五十。剋留罷酒。安清河訪之。儲待以豐饌。大湫與之獻酬。未嘗飲滴。清河酣暢之餘。與坐客語曰。南宮眞君子。能容包衆。特於杜康不相善。

而與之絶。是爲可憾。清河之意。在諷刺罷酒。其言甚
傲焉。大湫遜言正色曰。寒家素之酒錢。罷飲後。幸不
損廚釀之費多矣。清河大慙。爲之自失。
大湫東來之後。寓其塾。四方生徒。常二三十人。其少時。
不下十七八人。至其貧者。大湫不收塾中費。銀衣食
之。益使之專精學業。雖其非學生。視其所志。懇憐窮
迫。寄食之家。不擇舊契新知。使其得生計家産而罷。
其妻林氏亦類大湫爲人。氣宇洪量。無物不容。好施
與人。常以一人之手。縫裁三十人許衣服。聞者皆嘆
嗟焉。

大湫與同門之士紀平洲情交尤密平洲既離鄉里遊
于江戶下帷教授屢投書牘勸大湫東下而仕諸侯
大湫官遊平安又之美濃岐阜之伊勢桑名之松阪
漫遊數年東西相隔不曾參商不相見殆二十餘年
明和中始來江戶寓平洲濱街道士井家二十五日
移徙其僑居焉其訪平洲初情話無期悲歡交臻談
舊之外又無他事平洲爲之稱有疾謝來客息講業
十餘日無朝無暮語言一室若引緒抽繭縷々不盡
其寓塾生私語曰二先生二十年來相思之情抑鬱
之久至於今日發爲狂病

大湫嘗應一諸侯之徵至其邸歸途過五郎兵衛街遇攫賊失所懷夾帒至其翌日牛草橋頭籃頭舖有投一封包者署曰煩尊爺傳致南宮先生大湫遂得之雖姦宄輩慕敬大湫爲人亦若此

大湫至江戸本爲仕官於侯國居二年而其聲振於朝野諸侯聘之者多矣而有深意絶思仕途號煙波釣叟云

大湫以安永七年戊戌三月三日歿享歲五十一葬于牛嶋弘福寺所著有論語師說述義孝經指解補注今文尚書定本纂禹貢指掌圖考學庸旨考春秋三

傳批考。守成編。勸學編。講餘獨覽。積翠閑言。病餘瑣言。芸窗放言。漁翁私言。大湫文集等。男壽字大年號藍川。通稱大助。學博行修。能繼箕裘。後仕于尾府。爲侍讀云。

林東溟

名義卿。字周父。號東溟。通稱周介。長門人。

東溟總角之時。師事山縣周南。寓于州學明倫館。至年十三。擧爲生員。遂與同門之士。和智棣卿。字子萼號東郊山根清。字子濯號華陽田望之字士彥號鹿門小倉實廉。字彥平號鹿門瀧長愷。字彌八號鶴臺津田恭。字士雅號東陽田長溫。字子恭號灞山仲由基。字士

路跡岐陽窪井惟忠字良佐號鶴汀有長州十才子之稱其聲登著于関西就中棣卿長愷東溟稱之山縣門三傑云正徳中物蘐園始唱李王修辭之文於江戸當是時和其業者極希矣特安藤東野山縣周南二人能信其說相爲羽翼後周南遇其君長州侯建議起學曰明倫館學政一從物氏是以物氏學盛行於関西東溟在此中稱第一之才子歳二十四有故去其州里來于浪華講說爲業又移平安居于四條高倉街從遊之士日多一日京攝之間操觚之士周旋藝苑者稍々崇奉物氏學者東溟爲之嚆矢而後諸家徃々亦

有左祖其説者。其實皆自東溟起云。

東溟在浪華時。有備後人鍋嶋公明字傳藏者。學東溟。篤信物氏學。嘗僞作物氏及服南郭與人論文章國字書二種。其一爲南郭燈下書。書舖博文堂得之。大喜請序瀧鶴臺。鶴臺輕信以爲眞。遂作序與焉。刊行於世。其一爲徂徠國字牘。書舖管生堂將刻之。而求東溟序其書。東溟不辨知其擬託而應其請焉。又刊行於世。二書供大流布四方。後數年。人皆知其贋造特燈下書不得徵驗僞作之跡。至國字牘書中及著文罪之事。蓋文罪未知何人所作。徂徠家固無其書。

通編剽竊譯箋題言。點竄數條者也。其僞作之跡現
不可掩。是以服南郭太宰春臺等。皆以東溟爲誣欺
後進者。東溟不得逃其責。爲之受排擯焉。

東溟歳二十一時。在長州。聞物徂徠歿。賦七律三首。遥
哭之。其詩傳至護社。高蘭亭稱曰。服子遷哭詩之外。
以東溟爲在諸子之上。其詩一曰。賦得招魂許下泉。
幾回掬涙白雲邊。楊雄奇字元難援。徐福尚書誰已
傳。僊客長辭江都月。文星遥隕武陵天。仲尼去後若
君少。五百還須一大賢。二曰。牛門諸子總風流。把手
多時半倭遊。東海文章初歸漢。中原禮樂未知周。人

空天禄燈猶挑。春滿蘐園鳥自愁。風雨朝來天地起。世間長此失吴鉤。三十載名聲海内加。東流不返耐長嗟。樓頭遥灑詞臣涙。門下曾看長者車。上國黄金亡駿馬。漢庭明月上仙槎。不知遺草今存否。中使先臻司馬家。

東溟自去郷里。不欲誓至仕進之門。謝絶王侯之聘問。教育髦士於京攝之間。殆三十年。後來於江戸。居本庄横網街。教授生徒。而以先刊國字牘之故。當時蘐社諸家不與之交。爲之鼻薄聲價漸減。常以詩酒豪放自逸。不以儒居。至其晩年。稱紫碧仙叟。好老莊學。

優遊以終身矣。
東溟與瀧鶴臺有隙去其故國近世之人所能談也而
其實不甚然矣鶴臺愍東溟獲罪於諸老屢謀和調
之。其與服南郭書曰義卿不佞少小之友。及在國學。
同事周南。與共筆硯。不佞在東都時。彼有故去國不
佞西歸之日。一握手於浪華。爾來三十年。而今復見
於洛。而彼今有東都之行。彼在吾去。吾來彼往。離合
不常。使人益不勝惋悽。義卿欲列籍門下者久矣。是
行也亦唯爲是故已。先是彼以著書假託之名。得罪
諸先生。雖則無辭。可以解。而當其時。京攝之間。無能

主唱復古之業者。彼少年勇壯鋭氣。皇張吾道。其情
有可恕者。伏願海涵不咎既往。使彼得供灑掃末技。
不勝至願。

東溟以安永九年庚子九月二十五日。歿於江戸。時歳
七十三。臨其終。自撰墓誌。其墓在于江東牛嶋弘福
寺。所著有明官古名考。文則。詩則。明月篇。林塾學規。
東溟詩稿等。

永富獨嘯菴

名鳳字朝陽號獨嘯菴通稱昌安後改鳳介長門
人

嘯菴本姓勝原氏爲赤馬關永富友菴者爲養嗣子其
家後至萩府師事山縣周南晝夜孳々不廢讀書蒐
獵群籍陪從於人或疑其不精圍繞以問與之論對
猶投丸阪上於是同門之士皆莫不屬目者周南大
奇之常曰蘐園之餘響鳳能獨嗣其所賞譽如此
嘯菴二十歳時遊平安依其鄕人栗文仲者始謁山脇
東洋東洋能有識鑒一見乃獲其蔽世之才氣於眉
宇間知其不可以小數而教輒謂曰洛之繁富可以
觀四方之風山川佳麗可以養達人之志子若有意
於余何必醫事之爲寓于塾中嘯菴雖以醫居旣厭

其技嘲哂時輩益研尋六經。不修小節。時門下之士。以百數。屢譏嘯菴於東洋曰。惡莠以損苗也。鳳則門下之莠矣。東洋申譬曰。非汝所能知也。勿復言。益優遇之。

嘯菴歳十一。慕古人之節。好讀經史。既而憂無良師友。一夜持青錢百文。亡走赤馬關。買舟將東遊於京。或諭曰。兒實兒矣。百錢可以遊千里乎。嘯菴笑曰。子乃何迂。父母聞之。使人追必矣。固不許遠遊。遂如京。居期年。不得意而歸焉云。

山東洋常語人曰。藤惺窩於林羅山。物徂徠於滕東野。

師弟之間可謂益友矣吾於鳳也若得一歙國。山東洋嘗謂嘯菴曰。漢魏以來。數百千年彼海外國。割據試舉。可以逞豪傑之爪牙。誰敢拘々守方技。宜哉其無離倫超絶之士。留志於濟世者。今幸有張長洲書。雖其人不可知。周漢遺術備存焉今古之醫。無知其條理而施之者。元元之民。死於養榮益氣之說。非一日矣。吾子混蹤於醫卜。快於心者哉。而救生靈於夭札。使之終天年。其功與良宰輔同。寧佐吾志。闡發二千年沈滯乎。吾子唯擇焉。嘯菴聞之。益服其言行異時流。始屈節。而專志於醫術矣云。

嘯菴自東洋一言。感激志業。終身趣向始定。鋭意憤勵。研究群籍。自試處方以拯擢痾疢。爲之專務矣。

嘯菴嘗與同門之士及外人。論醫事。則面折排撃不遺餘力。或銜之懷劍迫劫矣。嘯菴益厲聲盤詰曰。醫公物也。而以私誣其理。何尤於人。子自殺矣。

嘯菴雖在東洋門下。其聲名著顯於都。某侯聞其術精。委祿三百石。將徵之。而謀諸東洋。東洋素知嘯菴不可羈絆也。不敢强之。竊語曰。先聖曰不仕無義。何謂也。嘯菴笑曰。斯言爲鳳凰發乎。不更欲之。固辭之云。

嘯菴其所居室。懸一横匾。愛重之。其文曰。乾坤容我豪。

雖不知何人所書以其書自然有高致風韻買之骨
董舖云自謂吾意匠不出於此五字外
嘯菴資性豪放好爲曠達自縱之行雄飲盡斗酒其每
沈醉遇友人至不論新知與舊識必牽挽使飲有性
不能勝飲者必强之至其醉嘔而已
嘯菴與長崎人飛鳥翰者相知東洋塾交誼益密與之
談製糖之事翰曰有鄉里長慶者尤精其製曾受諸
華人嘯菴使人召之與兄某同就學之製造之法焉
後以説尾州侯乃肇造之於名古屋其精踰華製傳
播漸博矣大獲利倍裨益於其地依之藥肆糖店有

暴富者。其製至今沿用之云。
嘯菴自肇造糖於尾府。為其製者既衆矣。兄某歸於郷
製之。長之萩府。先是 官命長崎及平戸五嶋諸國
製糖。以其法不精而罷。後僅數年。尾長之産流布四
方。 官乃疑其或出於姦。寶暦六年丙子。下有司三
員於長。按檢其製。長大騒搶。藩之官吏。以為不利於
藩。急錮兄某。又召嘯菴相與幽囚之。一日有司檢覈
其製。嘯菴乃悉其法訴之。極言利益民間之事數條
有司黙視其言。大駭精練便於世。直奏之政府。政府
以為産世珍。有 官命免囚。後 賞賜白銀。且令関

東山陽諸州。須其法製造之焉。

嘯菴在囚中。六十五日。嘗言警吏曰。識事不姦。將自生殃。而疆場無事。乃士君子之幸也。警吏憐非其罪。願賕之。嘯菴請筆墨。著論一篇。曰抱道論。後又繼四篇。曰囊語。抱道論。囊語中道術第三是也。嘯菴常曰。吾平生所見。不過斯五篇。

嘯菴以經世自任。其言曰。學道志也。行堅業也。不敢以志廢業也。不爲業棄志也。夫志不可不勉焉。夫業不可不精焉。

嘯菴學於東洋之門。既能決死生。擢痼疾。來乞治者日

數十百人。試驗之。以所得汗下之方。後聞越前奧村良筑精於吐方。與東洋男仲陶同往而見。悉受其法而歸。授之東洋。東洋大喜。汗下吐三法始備焉。其技益習熟。知天下無不可治之病。嘗謂嘯菴曰。黃梅八千衆。僅有一六祖。雖方外得人難其若斯。而況於吾道乎。

嘯菴好遊。足跡遍諸州。一歲之中。居京半而大坂伏見奈良萩府長崎岐阜江戸名古屋。屢相往來。五六年於此。後僑居浪華。薙髮曰獨嘯菴。爲醫之志始定。罷講說經史。其業與古益東洞雁行。名聲喧傳於遠邇

云。

吉益東洞長於山東洋三歳。長於嘯菴三十二歳。其自藝州來於平安時。東洋推轂其爲人。顯揚其業。後東洞以古醫方風靡一時。其所論著。與東洋大同小異。常稱東洋曰。我醫方譬之今之儒流東洋伊藤仁齋也。先衆啓其端焉。吾業不敢讓物徂徠。隱若一敵國者。永富氏之子與。吾死則我醫術應以此人爲海内之冠冕。其所稱譽如此。

嘯菴常追慕近世古人四輩曰。我國慶元以來。大豪傑之士。僅四人。山鹿因山。熊澤蕃山。伊藤仁齋。荻生徂

徠。恨不與之同其世。吐露吾心腸矣。
嘯菴僑居浪華時。人屢勸祿仕。皆辭之。後以其不堪煩。
書一聯句壁上。而示不可羈絆。其聯曰。生涯拚潦倒。
世事甘浮沈。
寶曆中。江戶有志道軒者。開肆講談太平記難波戰記
等野乘。其人尤長於談論。其言娓々可聞。常持木造
大陰莖手撫之。而託古。諷刺於當時政府得失。聽之
者日成市。官命有司督之。則曰我是狂人也。不言
他事。有司放之不撿問。爾後豪誕益甚。時嘯菴又東
遊江戶。至于講肆。聞其講太閤記。與之通姓字。屢相

交遊。志道軒長於嘯菴三十九歳。視不以後進大愛奇才。奬成其所志曰。我以調舌。餬口殆二十年。無與可語者。今獲吾子我大幸也。夫猛獸狐疑。不若蜂蠆致毒也。高議而不可及。不若卑論之有功也。古之人。有抱負道義而不能為一世用。隱於耕漁之間者。乃以其憂天下之心。為憂禾稆不利之心。以其思人民之情。為思網罟不密之情。百畝之田。五尺之水。棲棲焉耕。由々然漁。然豈敢一日忘天下乎。故與夫乗風雲之興會。而顯其績。得水魚之遭遇。伸其志者。其蹟雖異。而其意則未嘗不同矣。我意又在於此。吾子

亦能知此。嘯菴服其言之雋逸悲壯。後告之東洋。東洋屢稱云。竊味斯一言。有可憤發之意。斯人孰知必非英雄隱跡之徒。假怪誕自恣之言。以洩露其沈鬱不平之氣也哉。

嘯菴自明和元年。憂痰喘寒病。然未嘗廢其業。義母妻拏自鄉里來看其病。居五閱月。病少癒。使之還鄉。自優遊養衛。而知不可復起。附託遺書於門人某等。遂以三年丙戌三月五日。歿於浪華僑居。時年三十五。門人相議葬于城南藏鷺菴。所著有吐方考。漫遊雜記。甲乙篇。囊語。祿光秘錄等。

嘯菴之妻。其義父友菴女。生二男。伯名友字充國號龜山通稱數馬。文學於五嶋侯。後致仕講說江戸。享和元年辛酉六月十五日。歳四十五而歿。先君子默齋先生。與之善。其才學頗有父之風矣。叔通稱又内後於浪華騎士西尾氏云。

谷玄圃

名友信字文卿號藍水通稱玄圃又以爲號横谷氏自修爲谷江戸人

玄圃之高祖名盛次字宗與通稱治兵衛山城人。住于京師新町武者小路以彫工聞。寛永中始遊江戸至

正保中。官命爲彫物師。賜十口二百石。男名次貞字宗知。又襲通稱治兵衛。繼其職。其子名友常字宗珉。又襲通稱治兵衛。後薙髮號遯菴。其彫工近世之上手也。所謂宗珉一輪牡丹。類世人所能知也。有故辭祿。享保十八年。八十餘而歿。其子名友貞。字宗與。有三子。伯友次。字宗民。又稱治兵衛。仲友武。字宗清。稱傳三郎。季乃玄圃也。

玄圃六歲。病痘而失明。八歲從多紀玉池翁。學醫術。常以指書字掌上。記憶書傳。日誦萬言。十四五歲。其技粗通。治療頗驗。遂以鍼醫爲專門云。

玄圃十七歳時聞服南郭講説李攀龍唐詩選欲以詩歌而換醫術講唐明諸家之詩使人讀之一聽郎記經年不忘諸學生所不能解通曉尤敏矣後從高蘭亭學歌詩改業爲詞人遂於蘭亭之門稱五子之第一其聲著聞於一時所謂五子松崎觀海藤山子祥竹子德藤西涯也

玄圃自專志於歌詩而後昭明文選楊士弘唐音高廷禮唐詩品彙正聲李攀龍古今詩刪李杜全集之類皆能暗記之常云諸君有靦面目而不慧如斯則五官果何用之爲其談古策事若老博士至人以神仙目之焉

初高蘭亭以詩興於江戸也與服南郭竝旗鼓海内風靡一時聲稱藉甚於薦紳之間蓋二家並奉物護園之教誦法唐明刻意李王其格調整合紀律森嚴一二摹倣之蘭亭歿後其門人皆從玄圃焉南郭特耆壽存世其以居赤羽橋人稱之赤羽玄圃以居萱葉街人稱之萱洲自王侯大人以至青衿子弟與緇流黃冠苟欲學詩者無不修刺於其門南郭歿後玄圃特以蘭亭之高弟主盟詞壇云

玄圃雖以詩歌睥睨関東聲價高於一世謙讓自將常謂予性拙於聲音拙於針按失明之後其所學習百

事無所通惟詞藻比它技耿々有緣路之明耳
劉桂山醫賸云文卿中年棄鍼移于內醫記藥方三百有餘行道之際口必誦之予嘗造其盧坐有抽屜箱子其內實小紙袋貯藥二百許謂余曰僕用桂枝必選東京上好者請試焉伸手引屜直取出小袋中物示之其爲無異明目之人或以爲依小袋次第記之竊亂抽其一間或摸或齅而言其藥曾無一差人彈警嘆以是其技亦行于權貴之間遂有仕進之志不果而歿
玄圃以安永七年戊戌八月而罹疾至十一月二十九

曰遂易簀時歲五十九其平生與天台釋慈周善且在病蓐將自改竄舊稿以爲全聚請批評荏苒未卒業而歿門人編輯之爲六卷曰藍水遺草

鵜士寧

名孟一字士寧鵜殿氏自修爲鵜通稱左膳其以居本莊人呼本莊先生給仕于　幕府

士寧家世親衛騎所謂兩御番御小性組者也采地入一千石以父蔭補登出身補其職出入官署奉之當直二十有餘年後以病而致仕家居云

士寧幼好讀書修性理家學後說物徂來復古之業嚮

注之。遂從服南郭。學修辭之說。刻意李濟南。其題様
句法。一摹倣之。機軸氣韻。稍肖矣。當時之人稱爲古
文辭一大家焉。
紅葉山寢廟。以每年正月十七日。幕府必有登拜之
禮。士寧扈從。大駕。警衛馳道。俄頃之間。賦五言排
律一首。口吟之。其詩曰。岡巒臨郭鬱。原廟兆基魏。石
磴攀紅葉。宮牆遶翠微。雙髙華表柱。次列綺疏扉。禁
禦人難到。輿區靈所依。蕙肴時物饗。珠匣月遊衣。冥
漠猶如在。焄蒿且不違。蓋擎初日動。伏帶彩雲飛。霜
露淒其下。壇庭肅未晞。鼓聲開邃宇。爐氣熛重闈。孝

思神明應。和祥邦國歸。松標長蔚茂。棣萼又芳菲。駐蹕嚴儀服。分班擁羽旂。群公豫祭祀。我輩共光暉。代頌新詩句。小臣抽筆揮。詩成十四韻。稿不加點。傍觀者。皆嘆其敏捷。

士寧賜邸在本莊南溝涯。構一樓讀書於其中。東眺筑波山。西望富士峰。朝暮揖之曰。他無所溷吾目也。蓋擬李滄溟坐白雲樓上。東拜華不注。西揖鮑山之意也。其簡傲率亦若此。

士寧恃才放曠。遇子弟有發難者。乃云是猶不解。何學之爲。其自處太峻。使人不可得而近也。門人幸不知

掩護其短之事益尊信其言後爲餘熊耳所黜以爲失淳實之風者當時之人以熊耳者宿而爲護社高弟信其黜者頗多矣自是而後士寧聲價稍減矣云

士寧以安永三年甲午十月二十二日歿歳六十五葬于銀臺長應寺所著有桃花園稿鷄肋集樓居放言等

伊藤錦里

名縉字君夏號錦里又別號鳳陽通稱莊治平安人仕于越前侯

錦里坦菴之孫龍洲之子龍洲名元基字子崇龍洲其

號。又號宜齋。本姓清田氏。播磨赤石人。始遊京師。學於坦菴之門。能得其學。坦菴喜其爲人。以已無嗣子。以其女妻之。冒伊藤氏。後襲職爲本藩文學。其操行學術。不墜家聲。娶河村氏。生三男。伯乃錦里。仲北海出後於江邨氏。叔儋叟。依父命歸復清田氏。奉其祀矣。

錦里學於家庭。以經藝著聞於都。蓋以自坦菴至錦里。既三世箕裘相繼。領袖後進。奉崇之者尤衆矣。與伊藤東所。名善韶、字忠藏、東涯長子。人呼之京師兩伊藤。雖婦人小子。無不知其聲者。

錦里與二弟北海澹叟。聲價高於一時。錦里以經藝聞。北海則歌詩。澹叟則文章。博士佩蘭清公。稱以爲伊藤氏三珠樹。

錦里資性愼重。不好近名。雖有請謁見者。非執贄者。擯而謝絕之。以謂博交泛遊。人皆爲其好名也。故當時儒流。知其爲人者。絕鮮矣云。

錦里仕越前。殆四十餘年。雖數祇役江戶若福井。奉職惟謹。不爲外交。當其休暇在京。講說經義。授徒。足不履閾。亦不爲習俗應酬之詩文。而其名遠出於時輩以騷雅博交。鳴於藝苑者之上焉。

錦里所居室壁上書志士不忘在溝壑之語以自警常訓子弟曰為士者不可不念此

錦里曰自志於學殆三十年獨以不得明道為憂矣而無大戾咎教終日不省己過便絕聖賢之旨終日喜言之過便傷天地之和吾於此二者不讓於人

錦里以安永元年壬辰三月九日歿年六十三私謚曰文恪先生葬于京極大雲院所著有邀翠館集尋海草尋山草等二子伯名聖謨字世典號紫山叔名聖訓字世奏號江亭皆早歿故養播磨人鹽田士善為嗣士善字榮吉號君嶺其才學不減父祖又襲職以

仕于藩云。

江邨北海

名綬。字君錫。號北海。通稱傳左衛門。播磨人。仕于

八幡侯

北海。伊藤龍洲第二子。錦里弟也。正德癸巳之春。京師

大火。龍洲家罹干災。妻河村氏。往播州赤石。寓于見

河村某。以三月十四日。生北海於此。居數月。龍洲家。

經營既成。還京矣。以北海居京。自稱平安人。其實乃

播州之產也。

北海九歲至十八歲。在於其叔父河村某許。成長於赤

石未嘗知學好爲習俗所謂俳諧者頗究其奥時人目以爲錦心繡腸赤石之文學梁蛻巖嘗一見愛其才勸以從事於學則謂曰以子才氣能若爲吟哦有盛唐諸家騷雅在豈苦思方俗十七言俚歌哉北海感激其言始志於學云

北海自志於學晝夜孳々手不釋卷誦讀既遍從事之僅三年享保甲寅春歲二十二始代其父龍洲講說經史教授生徒與兄錦里研尋家學羽翼先業亦遇子弟誘掖虔誠殆若老成之人

北海之義父毅菴名簡字易從號青甸又號毅菴專齋

之曾孫也。專齋第二子。宗珉字友石。號剛齋。通稱全
菴。其子名宗流字若水。號訥齋。又號節齋。乃毅菴之
父也。毅菴有二子。長名悰實字若虛號青郊。季名如
圭字希南號復所。皆先毅菴而歿。毅菴遊事宮津侯。
青山大膳亮幸秀曾從侯駕。在于江戸病厚矣。以其家與龍
洲數世之通家。以一封書託後事於龍洲。以享保十
九年甲寅六月十三日歿。歳六十九。龍洲以與毅菴
約。以北海為其嗣。出冐江邨氏。襲職仕于宮津侯。嘗
北海歳二十二云。
北海尤長於談論。人聞其講說經史者。皆喜剖拆窈眇。

精義入神稱爲三珠樹中第一

北海常謂子弟曰余之取人也喜其忠厚誠慤而言似不能出於口者論辨縱横談説飛騰鼓脣饒舌注射脩短者要非盛德之事余以言語被稱譽於諸名士間深所慙愧也

北海資性敦厚精緻加之以風雅温籍人皆附和依賴於此才俊之士多出其門焉當時稱之三都三北海以京師江邨氏爲之上等云大坂片山猷字孝秩號北海、江戸入江貞字子實號北海、

北海以文學仕于宮津殆九年矣至歳三十其君知有

吏才。擢爲京邸留守。兼掌錢穀出納。幹事二十四年於此邸舍大理。後侯移封美濃郡上。欲召北海大用之。不果而卽世。則致仕卜築對梢館室町四條下街。以翰墨自娛。槪謝絕諸侯聘問。不再至仕進之門云。

北海雖以文學鳳鳴於一時。以其冐他姓。不欲抗顏以經義而爲專門。以其自所好歌詩。振揚於遠邇五十年矣。先是以詩歌唱業於輦轂之下者。四方推奉之衆。藝園慕悅之多。未曾有如北海聲價之盛者。

北海講經。一從朱子之說。又敷演家祖專齋剛齋之遺說。未曾發自說一言。常指笑其以己說辨駁朱說者。

嘗與岡白駒論談經義白駒極口。非宋學北海曰。自伊物二先生。以己所見論定是非。取舍得失。遂以私言。皇張門戶。而逞其臆斷新奇之說。務與先儒爲異。人人傚。是以經義名於世者。無各不著論語解者。是一部論語。以爲崇奉之哉。以爲戲弄之哉。白駒爲之赧然。

北海以自義高祖專齋。家世濟美。箕裘相繼。不墜先業。上自縉紳。下至士庶。崇尚者異他。毎月以十三日。諸名士及門人子任。集其賜杖堂賦詩。自專齋時至北海。既經五世。一百五十年。未曾有斷絕。當時曰賜杖

堂詩盟會是又海內所未曾有也

北海以天明八年戊申二月二日歿年七十六葬於洛東善正寺所著有蠹諫樂府類解授業編諸子擷英明七子詩譯說日本詩選正編仝續編日本詩史日本經學考杜律刪注唐詩訓解刪注北海詩鈔北海文鈔等

清田儋叟

名絢字君錦初字元琰號儋叟又號孔雀樓主人通稱文興平安人仕于越前侯

儋叟龍洲之季子也龍洲以其出冐伊藤氏使儋叟復

歸本姓。奉清田氏祠。清田播州之著姓。赤松圓心之裔。別所之庶族也。儋叟發學于家庭。以龍洲之蔭補。擢爲儒官。又仕于藩。藩賜與月俸二十五口。與兄錦里。均其優遇云。

儋叟之字。不詳其所原。其門人端隆（字文仲號春莊近江人稱順治）曰。儋叟不知何義。嘗問之先生。先生笑而不答云。余嘗讀孔雀樓集。有昔者蘇東坡在儋。固不存形跡於流品。故儋人無請得坡書者。余不及坡萬々。而隣人時時能請余書。其賢於儋人甚遠之語。蓋原於此也歟。

儋叟總角之時。訪梁蛻巖於赤石。寓于其家數十日矣。

當歸平安時蛻巖有贈言蛻巖集中所載送滕元琰序是也其中有言曰勿慕曠達而棄彝倫勿耽藻繪而廢大業僭叟朝暮誦此二語

僭叟性不好酒平生嗜糖菓吃之故僭叟之門無載酒問字之人皆以糖菓而贈投之至晩年以食糖之多果得痰塞之病焉

僭叟不好爲人作壽詩或人爲其親請壽賀詩於當時諸名家以多得之而爲歡來亦請之僭叟曰子弟能賀矣爲人子者壽其親奚須多言

僭叟少年旣學家庭又與齋静齋名必簡字大禮安藝人南郭之門人講說

京師講究物護園學喜古文辭後悟其非經義一以朱子爲主確信其說矣文章專以歐蘓爲法又別出機軸晩年喜讀稗官小說尤精於象胥學云

儋叟厭薄時習之嘉隆七子之詩歌深懲芥其初年從事之屢語門人曰才生於學學不由才將作僞唐詩乎黄金鑄歷下生將作眞唐詩乎鐵鞭打歷下生爲首長爲奴隷在其人而已

儋叟常以其兄北海以歌詩風靡四方名聲喧傳於一時四方之士與之結交詩筒往來贈答唱和從遊之徒亦徼其所爲應酬不擇人虛稱空譽揄揚過實輕

薄爲習而爲憂。意甚不悅。後北海撰著慶元以來詩。爲日本詩選。四方之士聞其擧請選擇者頗衆矣。儋叟謂北海曰。自家祖坦菴先生至今以奕世之業。幸不墜家聲。嘉稱於儒林。經義專門不違辨別漢宋。折衷衆說。而況我邦詩歌乎。請罷之。北海不能從其言。

儋叟其業未盛時。僑居桃花大宮西街。固與兄北海異其趣旨。不好博交當世。又不欲以儒者被稱於人。隣有賣粉店。儋叟素不知其人。其人亦不知儋叟果爲何等人。居數日稍往來矣。後大親敬儋叟。其人好釣漁。每有間暇。一出三四十里。若五六十里。得魚而歸

必供於傖叟。其家設湯浴。則必先使傖叟浴之。蓋其
人喜傖叟自僑居於此。四隣風俗自善。少年之輩。無
遊花街柳陌者云。

福井之爲地。入冬雷雨雹作數次而後雪下。猛風亦常
多矣。故士人使從僕擎長柄大油傘。奴隷之輩。能習
熟之。遇猛風怒吼。雙手把持。以全力敵之。傖叟在福
井時。其僕自京從。未嘗遇北地習俗。其臂力未任大
油傘。往々爲風所奪去。故傖叟用常傘自持之。素不
良於足。每風雨中出。左傘右杖。彼我相激。全身幾仆。
泥塗衣服。不堪其勞。遂不得已。而若行遠者。著簑笠

履草鞋而行。觀者皆姍笑之。儋叟曰。脱冠販而隱者。古既有焉。著簑笠而仕者。今以吾爲始矣。儋叟平生好讀溫史。三十歳時。既讀世所謂三編通鑑者。十三囘矣。自作批評爲娯。至晩年。積歳所記數十巻。拾掇其要。作十巻。曰資治通鑑批評。其所批評。盡出於人之意表矣云。

儋叟以天明五年乙巳三月二十三日歿。享歳六十七。葬於京極大雲院。所著有五經旁訓。史記律。資治通鑑批評。五雜組纂注。唐詩府。藝苑談。藝苑譜。孔雀樓筆記。孔雀樓文集。仝遺稿等。

巻之六 終

先哲叢談後編卷之七

信濃　東條耕子藏著

井太室

名孝德字子章號太室山人澁井氏自修爲井通稱平左衛門江戶人仕于佐倉侯

太室之父重之要橋本氏生六男一女太室其第二子也遠祖澁井越前守吉元仕於管領上杉憲政主於武州崎玉郡堀內城及相州北條氏跋扈關東震威八州鞭撻四隣流落於信越之閒生吉重吉重無男養族人礒義直次子吉綱配其女以爲嗣子吉綱生

吉行。吉行生利之。利之生重之。重之仕於整宇林公
家。太室與母橋本氏在于佐倉。養育於祖父利之許。
歳十四就父于江戶。讀書昌平學舍。于時享保十八
年癸丑之春也。
太室嘗入於井蘭臺之門。時井金峨亦從遊焉。蘭臺常
稱二人。謂曰學而不厭立元歟。教而不倦孝德歟。立
元以學術顯。孝德以師德聞。其言果不虛。稱後數年
太室下帷教授。懷柔後進。當時稱蘐園學者。多跅豪
放誕。動輒睥睨一世。特於太室皆無敢媟近者。稱爲
溫厚長者。衆皆慕附之。

太室自垂帷教授。青衿白面。執謁於門者。皆嘆服。寛博有餘。風猷宏長。聲施遠邇。領袖群彥。然虛懷沖挹。不自滿假。常云。遅鈍質慤。唯謹爾。

太室歳二十四。解褐於佐倉文學。受祿七十石。父重之猶在於林氏邸中。太室又執贄榴淵先生之門。與重之同舍居。仕于佐倉侯。後榴淵嘉其縝密謹厚。精覈經史。以為都講。料理學政。於是乎學術愈進。德望愈高矣。

明和元年甲申之春。韓使來聘。太室與彼學士。筆語客館。後録其筆語及贈答詩文。題曰歌詩照乘。有一儒

生。標書其書上層。詆指是非。誣罔唾罵。無所不至。門人傳告之。太室覽畢曰。大益於我矣。無復佗言。

太室常教人曰。學問之道。在於成德作用。不在于學術深淺矣。自漢以降。學流區別。各道其道。各學其學。振舌鼓唇。與人爭異同者。吾不取也。夫成德作用。始於育人才。終於知器。故吾平生育人才。如農夫養菜。不欲如愛菊者。養菜養菊。美惡兼培。各有所適。養菊者見不如己意者。必刈而棄之。是却害其性。養菜者能從所其固有而已。吾學無區別。使人從其所好。而後在於成德作用焉。吾敢愛菊者哉。養菜者也。

太室至晩年齒徳已尊列侯貴人多欲延見者一概謝絶稱老不往以謂今之儒生引据大厦者與彼伎藝者流何別上無益于君下無益于民徒貪其餼耳不嘗出於閾特以米澤侯重定（従四位侍従上杉大炊頭）賢而好學與之言必納用之故與之往來耳

太室性度溫恭無與物忤能包容於衆人汎愛所及不啻舊暱故契雖顧人傭夫造次之間交一言者數日之後款慕渴望不能忘其手儀

太室平生至其教子弟則不苟假一言若見有過失則循々然告喩未嘗難詰責訶必使各思而得耳故童

兒輩事無巨細委曲周詳吐露情實無飾掩過失者

矣

太室講經之暇好讀野乘傳記天文以降二百五十年

治亂興廢綜博無遺嘗著國史一百二十五卷品第

循環二十年而五易稿稿既脫示之紀平洲平洲謂

鑒別精嚴其才識不讓林鵞峰安澹泊

太室新舊著述數種皆收之匣底未嘗示之寓塾子弟

況於他人耶佐倉侯有勸刊其二三種嘉惠後進之

命乃辭曰以先修才學兼備之人猶未免往々有失

考矣臣日課二三生徒常以無怠敗爲幸何遑嘉惠

於後世哉深謝之又士大夫雖有欲借其書而覧之
者不肯許焉
佐倉侯正亮（従四位下侍従 堀田大蔵大輔）賢而愛士識鑒精良非世
之所恒有及自典謁司累遷寺社大理卿以太室爲
典事所謂寺社役也屢加禄秩班比中太夫既而又爲上太
夫食禄五百石官署之制令政府之請告及封境政
事皆委任之待其可否而後行之大小擧錯盡出於
太室之手修教申飭廉隅嚴禁頑暴政尚清峻官署
大理朝野稱佐倉侯在職參佐得人矣
太室以天明七年丁未七月從其君爲大坂城留守而

酉。明年戊申六月十四日。病卒於城中官舍。享歲六十九。東路遼遠。不可歸櫬。從弟德章甥純芳等。相議。葬于生玉玄德寺。

伊藤冠峰

名一元。字吉甫。號冠峰。通稱一元。伊勢人

冠峰家世巨商。以賣絹紬爲業。少尚質素。不修儀操。日夜讀書。極淡於勢利。厭簿書計算之煩。以其生產委之兄弟。遊學尾府。受業於元淡淵之門。又好醫事。自驗處方。在於府五年。後遊歷諸州。晚年隱居於美濃笠松里。云。

冠峰在尾府時。與南宮喬卿情交尤密。元淡淵東行之後。其門人從事經義者半。推喬卿操練歌詩者半。敲冠峰。有醫生玄澤者。名於府下。家資富豪。頗厚於學與冠峰友善。舊愛冠峰才。以妹妻之。益使冠峰脩其業贊襄之。玄澤之意蓋在將以其歌詩而厭倒喬卿矣。冠峰自知其意。稱有眼疾。休置講業。使其門人從學于喬卿。遂辭而歸鄉。漫遊諸州。人皆稱其虛退焉。

冠峰移居笠松里。購得田數頃。而自養。徜徉山水之際。以爲娛樂。然猶讀書講業。敎授子弟。好以禮義維持。鄉里皆爲之慕悅貴重。

笠松里去尾府數里而近。冠峰與喬卿。襟情紆意。比舊益暱。明和己丑歲。喬卿自桑名移江戸。然猶以其妻子託之尾府族人。先是約妻子過一年使人必迎矣。後喬卿遭于火災。盡喪資給。經過既二年餘。而不能迎之。甚窮其計。妻子又不堪隔數百里而聞窮迫。音耗。冠峰愍憐妻子之意。使之俄治行裝。蓋自尾至江戸驛程十數日。資錢非一夫有錢五十緡。不足以購旅費。而況婦兒三四人擧家就行乎。冠峰家固窮貧。典當田宅。賣却家財。得金十五兩與之。其妻子。使數人護送於江戸焉。喬卿謝懇倒。復其金。冠峰辭而不

受

冠峰天資謙虚。才學頗富。其標格意氣。並足推倒一世。喬卿屢勸徙居江戸。教授爲業。不肯。又紀平洲欲薦之尾府爲儒員。又不肯。辭曰。抗顔稱儒者。非吾所能及也。

冠峰常謂。居足以容膝。衣足以覆體。食足以滿腹。樂足以忘憂。我日安。豈願其餘哉。

冠峰天明中七十餘而歿。所著有自放編三巻。冠峰文集五巻。緑竹園詩集三巻。江北海嘗評冠峰云。使冠峰身在都下。馳騁藝苑。乃其歌詩之名。不讓於方

今赤羽護洲之諸子。惜哉。

原東岳

名直字温夫號東岳原田氏自修爲原通稱吉右衛門豊後人始仕于日出侯後遊事於中津侯

東岳本姓酒田氏。出繼原田氏。原田氏日出世臣。以巨室大夫於藩。東岳以其義父蔭補少爲近侍。日出侯有鑒人之識。愛東岳有異才。謂爲此子必以文學成於名。乃命遊學於京。受經藝伊藤東涯。寓于堀河家塾。四年而歸。勉學多年。遂以經明行修。能文章名於西海。侯又命從服南郭。學古文辭在江戸三年。後從

侯駕東來數次焉於是乎經藝文章於時習而並得
其統加旃博綜該覽靡弗通曉與小倉增彥敬名勝之字
彥敬號玄覽豐前人以經藝齊名人呼之九州原增
東岳初名殖其父酒田遯叟曰兒自沖齔性好直諒宜
改名直吾唯恐汝以謇諤介僻與世不相容矣其言
果然實曆中與士大夫議事而不合然猶抗髒不撓
剛斷諍諫逾不可之欲强之告官侯及太夫隄防
不成皆謂爲定應畏其處置蘊解而從矣東岳曰吾
不欲苟合竟擁世僕數人持鏢鎗荷戒器無所局促
致爲臣而去日出來於京講說爲業云

東岳教授平安。五年於此。從遊頗衆。又去遊關西諸州。後卸鞍豊前中津。講學於此。中津侯聞其經藝。嘉尚之。賜稟粟。以給其費。優遇頗渥。遂賓客于侯家。而終身焉云。

東岳天資狷急。動與人忤。其所不可。雖貴紳豪族。不敢矯情屈意。而苟容之。故其所至爲之不遇云。

東岳嘗與諸名士。同遊華頂山。過智恩大僧正快公房。快公好歌詩。與時彦交。戯謂東岳曰。來賓皆是秦始皇坑埋之遺屬也。東岳對曰。坐主得不魏太武誅殘之餘輩耶。

東岳以天明三年癸卯十二月三日病歿於中津時歳五十五。葬于城外廣運寺。妾生三女無男門人相議以久恒玄的者第二子重三為後嗣。配其長女。所著有論語箋註。孟子徵。經說拾遺。封建考。郡縣考。逸民史略。臥遊漫鈔。席上腐談。茶詩選。東岳筆疇。東岳學的。唐詩正聲箋註。詩學新論。及文集遺稿等。

席上腐談載時人謗已云。余也愚滯動來訕謗。因謂人之毀已。當求諸躬。若已有可毀之行。則彼言是矣。是則不但無怨於彼。反有可改之行。若已無可毀之行。則彼言妄矣。妄則不只無害於躬。反有進修之益。爰

知謗者不必損吾。而譽者不必益吾。學者須不可以
毀譽遽爲擧動。而自繹其實。不似其平常之爲人。溫
乎君子之言矣哉。

小川泰山

名信成字誠甫號泰山通稱藤吉郎江戸人

泰山幼而慧悟。兒戲常愛筆硯。苟遇寸帛尺紙。隨意作
科斗蚯蚓似字似畫之狀。一縱一横。自有風骨。至五
六歲。頗辨字體。人或試以甲申戊戌虗虎焉馬凡易
謬之字。併寫錯列。詰之句畫撇捺。未嘗差應。郷隣皆
以神童稱之。

安永中有松山天姥（名敬和字伯義號天姥山人）者。以善書聞。嘗見泰山嘆曰。斯兒非凡。且有書才矣。廼爲書司馬溫公勸學文而與之。泰山臨摸巨誦不怠。漸解文意既知讀書益於人。父喜之。受業其所親善山本北山。北山授以大史公之文。泰山受而讀之。有所感於項羽書足以記姓名而已之言。自是不復事臨書。決意讀書。時年僅七歲云。

泰山自一執謁於北山。雖烈風大雨。未嘗不蹈師家之閾。曾大雪。戴一巨笠赴之。途未至半。雪積笠重力不能勝之。顚蹶大傷膝焉。人憖扶之。勸令返家。不肯遂

至師許。恐痛受業若常。比隣傳爲美談矣。

泰山從父移居相之藤澤。癸卯歲喪母榊原氏自撰其碑文。建之邑感應院。其文固不請潤色於人。北山大賞機軸有法。同門之先輩。皆服學之造奧。不敢以名。稱泰山奇童焉。泰山卽大山。蓋相中之名山。自又以之爲號。

泰山寓于北山奚疑塾。與山中天水太田錦城情交尤密。天水長于泰山十歲。錦城長于泰山五歲。晝則駢几案共講經藝。夜則圍一燈各自讀書。二子各言其所志。天水乃謂今也天下之詩文。徒事浮僞剽竊陳

腐摸擬。予欲修反正之業。一洗其弊矣。錦城乃謂今
也海内之學者。徒拘泥漢魏訓詁與宋元性理。莫知
其弊。予欲折衷群言。選擇衆説。務破門戸之見。著述
經解矣。泰山乃謂我邦學者。常苦諸子難讀。故讀書
當擇人之難讀者而讀之。我之不難讀。人亦得讀。然
則讀之無益於往古。不讀無損於來者。擇人未能讀
書而讀之。發伏闡幽。讃明古賢之道。以裨後世。始可
謂善讀書。故予欲作其解説。推開微旨。以通串之於
天下矣。其後天水病疫而歿。泰山病瘵而夭。皆不能
償其所自期萬分之一矣。錦城獨存於世。殆五十年。

以經義著聞於世。皆不負所言矣。

泰山平生坐傍。置老莊晏管墨列呂商國策等之書。巡覽讀之。衍文錯簡。佶屈難澁。每遇難讀。弗之校究。而解了其說則不措。嘗聞坊間所行墨子全書。肥後秋玉山所校定。而至經說數篇。不能下之句讀。至于今闕其訓讀焉。發憤讀之。索隱攻微。貫串前後。著考數篇。竟使全書展卷瞭然。當時諸儒皆稱其功于墨子矣。

天明五年乙巳春。泰山病勞瘵。養病於叔父某白山家。任冉數十月。遂以其五月二十二日歿。時年僅十七

歳。至病革手未釋巻筆硯書帙。狼籍枕邊。葬於小石
川光岳寺。所著有墨子考六巻。其他又有泰山經子
遺說一巻。四十首遺藻一巻。蓋皆友人之所輯録也。
大田錦城序經子遺說云。古人夙慧以神童稱者。若王
勃李賀輩。不過詩賦之才耳。詁經解子。考証精博。豈
有如誠甫其人乎。彼土既希。况於我土乎。是亦古今
之畸才也。若使此人存在於今日。一代儒宗。當推此
子。斯言實非虛稱也。

奥貫友山

名正卿字伯雅號友山通稱五平次武州河越人

友山世業農桑其先仕小田原北條氏及豐太閤剪屠之隱於民間遂徙于州之久下戸村土豪其邑友山少而好學遊于江戸受業成嶋錦江之門學成歸鄕教授生徒至今相中文學之盛始自友山矣云

友山學主徂來確信師說而與當時蘐園諸家大異其趣故以服南郭高蘭亭等爲浮華虛文不曾交之唯與青木昆陽中村蘭林稻白巖友善三子長於友山數歲皆稱爲有用才矣

寛保壬戌歲關東大水武州入間郡最受其害民舍湮沒亘數十里友山卽載食於舟與僮僕漿以行飲食

餓者。視其濕處而病者悉載之還養撫己家數百人。因請其父曰大人平生誨見力儉節用豈爲有今日之急耶。願傾家世之積聚以當之。父喜許之於是乎大發倉廩施予飢民。流氓男女傳聞爭臻門前若市。友山多作粥而擇奴之最恭謹者數人使以待之戒曰飢餓非固貧。謹勿輕慢至厚弔唁飢民拜其辱友山一如接賓客。不問壯幼與人米四升而行。受者莫不感謝。既而廩盡又使人齎金四方。買穀粟及大豆蕎麥金又盡又請父賀田宅於江戸冨商得金以繼之。自冬十月至翌夏四月而止。惠施所及四十八村。

終始所救。十萬六千人餘。事聞。官大賞賜錢帛旌
門閭云。
河越侯秋元凉朝從四位侍從但馬守爲執政時。大悦友山所爲。
召見。賜時服佩刀。爲設盛饌。使其大夫伴食。友山喰
乃飯二椀羹一椀。不及其餘。大夫勸啜鮮羞。友山曰。
四民嗟飢。老穉凍餒。非王侯不可食甘醲而不食。
壬戌洪水之時。官下令嚴禁民離土就食於他州。蓋
以其因之遂流散不反也。友山聞之。疾走來江戸。至
其師錦江家。稱有急告。時錦江就食未終。吐餔見之。
友山曰。官今使飢民不得出乞。雖有富豪好施者。

而聞禁不果徒使彼怨嗟先生其得無以告之乎錦
江固以經濟實用之學專為己任親目撃時難大以
為然直把筆草奏議以陳其不利議入即日禁罷於
是関東富豪往々出私所畜儲救其飢餓免死亡者
極多矣

明和中武藏相摸上野三州荒饑姦民相集為盜劫奪
富商毀壞民舍暴亂甚多矣有司坊正檢之不知其
人將及友山家一人走至大呼其徒曰是我與貫翁
居也昔在寛保之水災以翁在使我祖父母兄弟得
生存汝知之乎衆大駭相與顧曰我濟無力之可報

死恩。而反可虐哉。俯伏門外而去。故其四隣皆爲之免暴亂矣。

友山資性質實。不欲以文人居。常謂獨坐閑窓讀聖賢書。涵濡義理。架上萬卷書。案上一挽茶。恰若五鼎七牢。饋於左右。不敢求一物於他。

友山以天明七年丁未歿。享年八十也。遺言曰。我死則置孟子一部於几上。以卒哭。謹勿佞事。其家至於今富有而存焉云。

山中天水

名恕之。字恕之。初名宣。字宣卿。號天水。又號鈴山

通稱猶平伊勢人

天水家世專農少而好學生產梱々不能專意載籍因謀遊學於京其父不許矣遂不告而奔之京徧遊於諸儒之間莫一足充其意者遊未甚久囊橐都盡窮苦不可得而言也雖然未嘗少折初志學問益勉又來江戶浪落萬狀傭書給衣食其窮甚於先不以爲憂博交諸名士又莫足充其意者嘗見山本北山於醫官某氏家論辨經義大喜以爲得宿望執贄於其門時歲二十三北山二十九也北山稱其才曰吾門東壁藤生（東壁藤東野字物徂來唱業之時東野登在其門下）

天水寓北山奚疑塾一年餘。先是小川泰山。東方旗山。
又在塾。當是時北山業未甚盛。不能畜奴僕充給使。
北山躬自當竈。旗山與天水。擔水伐薪。服事其勞無
幾。其他才俊之士。輻湊門下。而業盛於世。天水能奬
成之亦多矣云。

享保中自物護園修古文辭者。唱李王之業。表章摸擬
飣餖勦儹剽竊之詩文。擧世傚之。以斷前欽後佶屈
聱澁之文。與萬口一轍。浮靡虛誇之詩。爲善。無一人
知時習之陋弊者。及北山與左祖袁石公。以平散明
暢之文。清新流麗之詩。排擊修辭之業。一掃蹈襲之

氣而方其初雖間有知厭陋弊者信其說者不過數
輩天水夙疑李王之業厭薄時習其所見與北山符
合喜和其說稱反正之業以攻駁時習爲己任古文
辭家爲之漸衰矣
天水在平安時曾謁皆川淇園淇園以易說鳴於時號
稱開物學自負獨得超於諸儒以自著易解示之天
水閲竟曰原五行則先水火談道義則先性情語學
術則尚神識何拘拘於章句訓詁校短修哉淇園無
言而止
天水平生好爲豪爽之言曾謂元寶以降僞豪傑贋君

子要其才識不當一文錢之用

天水尤留情文章構思起草狀貌名物施其微巧纖頃成篇雖老成人不能與之同馳騁

天水築青霞亭於城東本街教授生徒坦然自安蔑視世儒嘗謂文至六朝其衰廢極焉韓昌黎一麾反之六經後世稱之奇絶以告鱷魚則爲之馴致以語皇甫輩則爲之阻遏愚於鱷頑於龍蛇者世人之情矣

天水以不告而離於桑梓人皆尤之天水乃曰治産業娣弟而足矣大丈夫將有爲也其始多不事産業非好事然也彼與此有輕重而勢不得兩全也吾發

揮道義維持名教上正大人之心下率子弟之行繼
往聖啓來學孰與耕數頃田希數鍾粟幸免饑寒朽
爲糞土者哉事業之大莫文學之若焉居家能致千
金猶不足比其半也矧其冨貴不可必期乎
天水雖受業於北山不欲立其學區域磅礴漢宋採其
所長唯文章主歸震川袁仲郎耳年二十五下帷至
三十歳入於其門上記簿者前後總五百餘人近世
高名之士井敬義字伯直號菫堂松浦則武字乃侯號篤所大窪行
字天民號詩佛等皆出自其橐籥中矣
天水寛政二年庚戌暮春病疫臥牀臨終前夜賦七律

一首。使門人持紙仰而自書其詩云。伏枕何知庭草荒。秋寒松牖月窺堂。家書屢擲不能報。郷客偶來易作傷。殘夜欲眠風破夢。曉星將落露增光。從今天外騎龍去。一片白雲是故郷。遂以九月六日歿。歲三十三。不娶無子。門人相議後事。葬于淺草行安寺。

天水平生專精著述。其欲成而起藁者。總若干。其將脫稿未畢者。周易考證。周易發蘊。尚書精蘊。毛詩知原。左傳考證。四書考證。論語發蘊。經傳晰名義。性命論。教學解。學頤。沮勸集。格言樞機。資治一鑑。官職探賾。歷代指掌。古今詩評。雅談一丁。濫觴篇。諸子傳謬。肯

綮解助字率鉛槧規皆傳于其門人其他詩草紺珠三巻韓文讀法一巻青霞亭遺稿二巻孤行於世

片岡如圭

名基成字平甫號如圭通稱吉二郎後改平助平安人

如圭幼而聰敏能解難字好讀周易歳十三四頗驗占筮最善射覆人皆知其不凡二十下講帷於高倉街授徒以易學為專門名於時矣

如圭自負其學不依師受或問曰先生師何人友何人答曰我有四家之師二人之友日月寒暑雖在九霄

是我師也子服惠伯嚴君平雖隔千歲是我友也四
師毎往來令我知盈虚存亡之秘蘊陰陽消長之精
微二友暗通莫逆之交耳
有一儒生以易爲義理書深賤如圭以易爲占筮書指
爲追秦皇之言者問曰天生神物謂蓍與龜今龜卜
失其傳蓍草不生既久矣後世何由筮爲也哉如圭
對曰昔者季札以樂卜趙孟以詩卜襄仲歸父以言
卜子遊子貢以威儀卜沈尹氏以致卜孔成子以禮
卜其應如響若夫夷狄則有虎卜馬卜紫姑卜牛蹄
卜鷄骨卜等亦能決大事有占驗蓋精誠既極鬼神

從而感應古不謂乎至誠之道可以前知何必蓍龜
哉儒生無言而止
明和甲申之春如圭東遊江戶寓于馬喰街旅舍隣街
有賣紅舖曰芳村屋其家頗富贍時人呼稱江戶芳
村紅自宮中姬嬪至市井妓婦凝粧樣者無人所不
買其價亦貴矣聲馳傳於四方極一時繁閙如圭嘗
欲贈之京師所親至其肆買之獨立店頭自識其家
豪富盛昌不足以賴矣後應旅舍主人請至於芳村
屋屢筮疑事其家甚信之先是擧子皆夭僅存一兒
名定吉時三歲請筮之命修短乃筮之斷曰剥命壽

跛不越七歳必死於難且告其産業不可以長遠慮後事父母遽然自失如圭曰有無長短皆命也所貴唯先識耳而還後其家復使善相者觀考之相者賀曰貴兒容貌鶴目龜鼻不足以爲憂是必華顯而耆壽也父母大悦其管奴僮僕爲之傾聳曰吉凶由人不足泥拘於筮者言後兒七歳與群兒戯競走水涯蹶倒而死父母抑鬱而爲病續歿矣其家散亡不留影跡自是如圭之名益傳播於世云

如圭謂人曰我東方自夫兒屋命始以太占卜事中世揚火灼龜能決疑義兆效極多矣後世其儀没而不

傳。唯星卜歌兆之小義偶存。亦得巫祝之手。卑陋猥
雜。不足以取焉。近世山崎嘉馬場信武等著易說。概
先修之糟粕耳。意匠心織之人。不知活機在於古筮。
以不正之規矩。揣自然之方圓。所以易術之不復古
也。

如圭歲六十有餘而天明中歿。所著有周易解十二卷。
易學啓蒙解五卷。易林圖解二卷。論語訓十卷。左傳
占例考國語占例考各一卷。世說解難唐明詩箋各
八卷。易話三卷。易術夢談。易術傳。全便蒙。全明畫。全
妙鏡。全手引草各一卷。

井金峩

名立元。字純卿。以字行。號金峩。考槃翁。柳塘閑人。皆別號。井上氏。自修爲井。通稱文平。江戸人。仕于東叡王府。

金峩之先。世信濃人。故自稱信陽人。九世祖曰大膳者。仕織田右府。鬪死於本能寺。自其子六郎者。以醫爲業。至祖喜庵。始仕侯國。爲笠間侯井上河内守正之侍醫。食祿二百石。來於江戸。居青山邸。父名履。字禮卿。號觀齋。襲繼其職。至金峩時。辭祿而去。改業爲儒。僑居駒籠。下帷授徒。業振于一時云。

金峩之學。不偏主一家。取舍訓詁於漢唐之註疏。折衷群言。磅礴義理於宋明之諸家。撰擇穩當。以闡發先聖之遺旨。匡前修之不逮。焉與近世經生膠滯文字。恣意悍言。求異先儒。聯比衆說。務事博雜。誇誣後學者。不同日而語也。寶曆以降。人知物赤城太宰紫芝以韓商之學。誤解六經。繞纏聖言之害者。其辨斥攻擊。自金峩始焉。關東之學爲之一變。近時所謂折衷家者。若豐嶋豐洲。古昔陽。山本北山。大田錦城等諸家。皆以經義著稱。其實皆興起於金峩之風焉云。

蘐園修辭之業。至寶曆間。其名家巨匠。殆彫落盡。奉其

說者漸衰焉。金峩出斯時。厭薄時習。排抵陋弊。詩取中唐及晩。文推韓柳歐蘇。專主清新流麗平散暢達。矯正摹擬空虛。艱澁聱牙之風。自是以降。唱其說者。雖有異同。不出於金峩所辨之範圍。

金峩之學。雖自成一家。其學泒元出於堀河伊藤氏。其幼時從西條文學。川濟之字魯叔號熊峰者學焉。金峩父觀齋與之善。以其居近。往還日親。使金峩受業焉。濟之山城人。學南紀陰山元質（字淳夫號東門通稱源七）元質仁齋之門人。博物君子也。故金峩終身不爲公然排擊仁齋之說矣。

金峩從濟之遊其學既通又從井蘭臺遊雖蘭臺出於林整宇之門又喜物徂徠學左祖其說金峩又能研尋其說蘭臺長於金峩二十七歳愛其才器不敢以弟子遇之嘗謂金峩曰子既有天授莫依人門牆立跟踋矣故金峩終身稱蘭臺曰父之執蘭臺先生

寶暦之末小倉石麟洲著辨道解蔽駁物徂徠關西攻擊物氏學者以麟洲為之鼻祖五井蘭洲非物編唐崎廣陵講學編蟹養齋辨復古中井竹山非論語徵等自此而出金峩歳二十四著辨徵録五卷讀學則三卷駁物氏其辨論痛快不遺餘力深戒刻削繁碎

之弊。旹物門之高足。服南郭。山縣周南。江南滇。宇灊水猶在焉。皆謂曰。石生辨道解弊。不足以爲疾先師。井生辨徵録。往々起予老生。雖其不服者。言畏憚如此。

寶暦初。諸家門戸相擠。挾同異於胸中。朋黨結搆。不論漢宋與伊物。唯稱其同於己者。異於己者。排擯而不顧焉。其師弟之間。以阿黨爲善。自經義文章。至服飾器用。踏襲摸放。必效其師所爲。趣向由人。不能發一事。金峩有見於此。欲矯一時之蔽。而著師辨一篇解客難一篇論其陋習。二篇皆刊行於世。其鏤版罹

欠。傳本極鮮。故今附載師辨於此。曰今之學者必有師。若夫無師者。人不之肯信。故諸生之徇名唯是取信於世。則不能待其人而師事之。於是乎謂某精經術。某博洽。某善詩歌文章。某弟子若干人。使大邦之君。北面則吾師也。驟然往而歸焉。其爲師者。亦召收後學。高自封植。以爲己任也。吾觀其師弟間。師益傲慢。弟子益卑陋。甚至初學之士。耻其淺薄。默而終之。是何不如閭里教兒童之切乎。當周季禮壞樂崩。人道幾乎熄矣。仲尼生於其時。祖述堯舜。憲章文武。論而定之。使萬世之下。知有人倫。然無其師也。子貢不

云乎。文武之道。未墜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夫子焉不學。亦何常師之有。叚使老聃郯子傳道。豈有斯言乎。後之言聖人者。持而論之。可謂妄已。仲尼歿微言絶。七十子喪大義乖。亦猶周季之時。乃有孟荀二子。各由其所得論道授業。先王之道。仲尼之教。不復墜地者。二子之功也。若夫論之異同。吾亦庸傷乎。孟荀之後。世無其人。師道乃絶。至漢興。僅有馬融鄭玄之輩。專攻訓詁。使後讀六經者有所歸矣。其功去孟荀不甚遠矣。自是以降。雖曰有師。吾未之信焉。凡學問之道。在乎自

得。猶良工之攻木。取其可者而用。不可者棄之。古之教人。各由性成德。何必欲其徒之類我乎。今之稱師者。不然。問其業。則曰爲宋儒氏之所爲。曰爲漢儒氏之所爲。曰仁齋氏。曰藤樹氏。曰闇齋氏。曰徂來氏。雷同勦說。非有所見。其稍上而黠者。亦曰自我成家。使子弟日局講帷間。或有才者。取其所持論。以質之師。一不合。則爲倍師說。拒而不容。是以才不才亦各爲其師說所錮。竟不能發焉。此豈聖人育才成德之意乎。嗟乎今之師之於學者。其弊也甚矣。夫師傳道之稱。仲尼以下。雖有孟荀。後人猶或議之。況今之因人

成事者乎。吾不知其孰傳孰授也。故取柳宗元魏晉
以下無師弟之論而斷之曰。學者唯據訓詁考信六
藝。折衷仲尼。以自得之已。建門戶分町畦。其極必與
古背馳。可畏之甚也。然則人果無師耶。吾以爲幼時。
唯授拘挑旁記之讀。不賊夫人之子者。爲師耶。嗟乎
今之師之於學者。其弊也甚矣。于時金峩歳二十三
也云。
金峩天資明敏。博綜衆技。尤精騎法。嘗侍相馬侯。講說
經史。其臣某者。談誕馬就羈在厩。難爲馭制。金峩請
見之。至厩。其馬肥大强悍。似難馭制。金峩脫棄拘束。

乗之馳騁縱横。進退遲促。無不若意。衆皆歎服。

金峩中年後。從大塲景則字南湖號雷淵稱大二郎學天官家言。頗究其説。緯象測量。皆自試之。左有驗徵。研尋之三年。而同門莫及之者。後廢棄其所稿觀察書數種。以謂勞精於空虛。非以保佑生之道。

金峩有病。家人進藥。金峩有難色。不嘗。至病稍重。家人及子弟。苦進之。金峩笑曰。漢世之人有言。曰有病不治。常得中醫。醫術之難。古猶如此。況於後世乎。我病而不服藥。猶勝於得當今之上醫矣。

金峩自生青山百人街。從父之常陸。成長笠間。再來江

戸。在青山邸後僑居駒籠。四十年間。移居凡十七。明和中卜築柳橋。無幾罹壬辰災。僑居芝口街。在市肆雜沓中。嘗賦一詩曰。東鄰屠狗宅。西鄰賣酒壚。中有腐儒在。終日談唐虞。

金峩尤長於言語。每爲諸侯講經。即略章句。解其大意。因及事務。切言施爲之方。聽之者。或譏之云。若浮屠說法。焉足以解古言乎。金峩聞之曰。國君好學。欲有益於治道。徒好之。而不問其所以施爲。其緩急進退。亦何擇焉。今之儒流。非以文雅風流誘導之。則亦句析章剖。如學究之所爲。抑何心乎。吾不欲之。

金峩僑居駒籠時。家貧不能自給。吉祥寺緇流從金峩學文章歌詩者。頗衆矣。金峩爲之創鬻講者。鬻講者。今所謂賣講。定其價員講說經史。日資賃錢者也。每人出銅錢三十文。以時限爲之始終焉。大抵聽其講者。日不下百五六十人。故得賃錢四貫五百文有餘。爲衣食之資。遂得不乏焉。至今下帷駒籠教授爲業者。必爲其賣講者。其事皆自金峩始矣云。

金峩常語人云。自物氏學行。學者自處太高。五尺童亦議先儒。而非能讀宋儒諸家書。心實知其非也。又非能讀物氏書。心實知其是也。其自稱奉物氏者。亦唯

不過目渉二三古書。且甘為李王之奴隷耳。是何在其為物氏學乎。世言性理學者。僅講小學近思録章句集註。而不知朱子為何物。豈不類之乎。可笑之甚。

金峩壁間毎懸父觀齋手蹟陳眉公一語。其語云。静能制動。沈能制浮。寛能制褊。緩能制急。以謂四句中包藏世間若干事理。足以為自警。未嘗懸他書畫。

寶暦以降。唱業於關東者。特立異説。將令後生務為穿鑿。其意蓋在厭倒物徂來輩。不可謂無敢所見矣。而矯曲過直。其持論立説不無小害。譬之老醫看病極多。暗熟土地氣候。故配劑雖不得宜。不至孟浪殺人。

但其利不少耳。金峩始發其端。片山兼山。名世璘字叔瑟 関松窓。名修齡字君長 相繼而興。益好新奇。各成一家。先儒篤實謹嚴之風掃地。後生偷薄踈放之習滔天。至于今日。而學問之博聞見之洽。過絶於享元之儒流。不可同日而論。不可謂無功於儒林矣。

金峩天明四年甲辰夏四月。從東叡王駕。登日光山。留數日。疽發背。不能生起。 王命有司。新造轎可穩臥者。使數人護病。先駕而歸。先是 王賜宅於不忍池涯。歸時屋舍營造半而未全成。其家人皆寓醫官劉藍溪躋壽館焉。故金峩又寓之養病。遂以其六月

十六日歿。享年五十三。先娶青柳氏。再娶武井氏。俱
蚤歿無子。養常陸人山田湛（字子存號南臺）爲嗣子。妻以女
弟。湛又仕王府。爲記室。
金峩雖不長壽。其門下出名士極衆矣。若尾崎稱齋（名修
字子成）葢鳩陵（名延壽字康伯）梅澤西郊（名肅字惟艾）原狂齋（名公逸字
飛卿）篠本竹堂（名廉字子溫）岡四溟（名公修字世懋）熊箕山（名尚之字顧善）
菊地南陽（名武愼字伯修）吉篁墩（名漢宦字學生）劉桂山（名元簡字廉夫）下
田芳澤（名武卿字一甫）管東海（名諠字子恭）龜田鵬齋（名長興字穉龍）等。
皆以經術文章。或宏覽博通。著稱於世。奉崇其學流
者。至於今不絕矣云。

金峩常戒子弟曰。凡著書在補於前人不足。正時俗謬誤。方今學者。苟徇流俗所好。取其爲世所說者。不啻爲利。亦欲幷與其名而収之也。誠可憎焉。故其所著。若周易彙攷。易學辨疑。尚書疑孔編。毛詩選說。三禮斷。左氏筮說。孝經集說。論語集說。辨徵録。經義折衷。經義緒言。讀學則。霞城講義。學庸古義。師辨。匡正録。考槃譔録。病間長語。答問録。騎學正宗。情宛記。金峩焦餘稿等。醇疵相半。雖未盡精。皆不違其所戒。而多於補先修不及。匡正時俗謬誤者。其餘未全脫稿者。數種存於家云。

先哲叢談後編

BL
1843
T582
v.6-7